

倾诉人：亦清 年龄：23岁 性别：女 职业：公司职员 倾诉方式：微信 记录整理：婣文

面对温柔男友，我不想远嫁也舍不得分手

在大学遇见霄然，让我收获了青春里最意外的温柔。他是沉默寡言的学长，却对我一见倾心，陪我走过3年细碎而温暖的校园时光。如今我已毕业，他揣着攒了两年多的6万元彩礼前来提亲，可外省三线城市的去处、与公婆同住的未来，像一层湿冷的薄雾，裹着难以言说的恐惧。我贪恋他事事迁就的包容，又怕远嫁后孤身无依、遇事无援；想留在熟悉的故乡安稳生活，又怕此生再遇不到这般把我妥帖放在心上的人。夹在炽热爱情与骨感现实之间，我进退维谷，不知该如何抉择。

一见钟情，他把温柔藏进日常

2022年秋天的迎新晚会上，我抱着道具往后台匆匆奔跑，不慎撞进一个坚实的怀抱。抬头望去，便撞见霄然——白衬衫袖口挽至小臂，眉眼干净清俊，正是学生会里出了名的高冷学长。后来他告诉我，那天便对我动了心，回去后翻遍学生会名册，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。

他性子是真的闷，向来寡言少语，约会时总是在絮絮叨叨说个不停，他就安静地坐在一旁倾听，偶尔应一句“好”“都听你的”，语气里满是宠溺。这份沉默之下，是藏不住的细致与在意。我爱吃学校附近的糖炒栗子，他只要有空，总会骑车去买，耐心剥好后装进保鲜盒，揣在怀里给我送来，颗颗都带着爱意；我期末复习熬到深夜，他便默默陪我在图书馆，不催不扰，只在我疲惫时递上一杯热牛奶，眼底是化不开的温柔。

恋爱里的大小琐事，他从未与我起过争执。假期里，我执意要染夸张的发色，他虽觉得不妥，却还是陪我坐进理发店，等了3个小时后，笑着说“好看”；

我在考研与就业之间反复纠结，他不替我做任何决定，只是悄悄帮我搜集院校资料、整理招聘信息，轻声说“你选的，我都支持”。身边的朋友都满心羡慕，说我找了个把我宠成小孩的人。

2023年夏天，他比我先一步毕业，没有回外省老家，而是留在徐州找了份工作。入职一家普通工程公司，薪资不算丰厚，他又额外找了份兼职，每逢周末就去建材市场帮人送货，日晒雨淋中，皮肤变得黝黑粗糙。我心疼地问他累不累，他总揉着我的头笑道：“没事，多攒点钱，以后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。”那时的我，满心都是甜蜜与憧憬，从未想过，徐州于他而言，终究只是暂时停靠的驿站。

他偶尔会提起老家的父母，说母亲身体不好，风湿发作时疼得站不直，父亲年事已高，也干不动重活，语气里满是牵挂与愧疚。我当时只顾着心疼他的不易，却未曾察觉，他这份对家人的牵挂，终将变成横亘在我们之间绕不开的距离。

彩礼临门，现实难题浮现

2025年6月，我攥着毕业证走出校门，霄然早已在门口等候，手里捧着一束盛放的鲜花，另一只手紧紧揣着一个红色信封。“毕业了，我们结婚吧。”他语气坚定，信封里是一张6万元的存单——那是他攒了两年多的积蓄，藏着他全部的诚意与期许。

他细细跟我说起家里的情况：老家在外省一座三线城市的郊区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母亲常年服药控制病情，家里只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我若嫁过去，便要先与公婆同住。“我妈人很温和，绝不会为难你。”他低着头，语气带着几分局促，“等以后条件好点，我们就攒钱买个小房子，分开住。”我沉默着没有说话，心里却翻涌着复杂的心绪。我家在徐州县城，父母开着一家五金店，虽不算大富大贵，却也衣食无忧，家里还有两个哥哥，凡事都能相互照应，条件比他家略好一些。

去年暑假时，霄然带我回了趟他的老家。那座小城节奏缓慢，他住的片区街道不宽，邻里之间熟络得如同家人。他母亲格外温和，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，

餐桌上摆的全是我爱吃的菜，可我分明看见她吃饭时手会微微发抖，饭后总要靠靠在沙发上歇许久才能缓过来。他父亲话不多，却一个劲地给我夹菜，语气诚恳：“霄然性子闷，以后你多担待，受了委屈就跟我们说。”那几天，我看着霄然每天早起给母亲熬药、打理家务，晚上陪父亲散步谈心，家里大小事都靠他一人支撑，忽然就懂了——他不可能永远留在徐州，故乡与父母，是他无法割舍的责任。

回到徐州后，我把他给我彩礼的事告诉了父母。父母没有当即反对，只是叹了口气说：“霄然这孩子，人品没的说，老实本分，对你也是真心实意。”顿了顿，又语重心长地补充：“就是太远了，你嫁过去，受了委屈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。我们不拦你，只希望你能看清楚，往后的日子终究要自己过。”两个哥哥也劝我：“要是他能留在徐州，我们没任何意见，可他是独子，不可能不管父母。”这些话像一块块石头，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。我知道他们说都对，可看着霄然为了攒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又实在狠不下心提分手。

舍不得分手，我陷入两难

这段时间，我常常整夜无眠，翻来覆去地纠结。霄然待我的好，早已刻进了生活的每一处细节。我肚子疼身体不适，他会提前备好热水袋给我捂着，熬好温热的红糖姜茶，整夜守在我身边；我和父母拌嘴受了委屈哭鼻子，他从不多说安慰的话，只是静静抱着我，随后又悄悄去找我父母替我圆场；就连我随口提一句想吃家乡老味酱菜，他都能很快买来，只为让我解解馋。这样把我放在心尖上的人，我真的怕错过了，就再也遇不到了。

可远嫁的恐惧，也如影随形，时时刻刻缠绕着我。我无数次想象过嫁过去的日子：每天面对陌生的环境、听不懂的方言，身边没有亲友陪伴；婆婆身体不好，我要帮忙照料，柴米油盐的琐碎，终究会磨灭爱情的甜蜜；前几年经济拮据，买件衣服都要反复斟酌，更别说随时回徐州看望父母。上次在他老家的街头，我站在陌生的人群中，看着来往的行人，心头忽然涌起一阵慌乱，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，让我浑身发冷。

我曾和霄然谈过我的顾虑，他沉默了许久，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你害怕，我也绝不让你受委屈。”他提议先在徐州打拼几年，多攒些钱，等母亲身体好转些，再慢慢商议回老家的事。可我心里清楚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。上个月，他母亲突发急性肠胃炎住院，他连夜赶回老家，在病床前守了整整一周。回来时，他眼底的红血丝藏都藏不住，语气坚定地对我说：“我不能再让他们孤零零的了。”那一刻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紧紧抱着他，心里又酸又涩，满是无助。

我不是没想过分手，可话到嘴边，望着他眼中的期待与珍视，终究还是咽了回去。我怕分手后，他再也遇不到像我这样懂他沉默、知他不易的人；更怕我自己，在无数个需要陪伴的深夜里，后悔当初的决定。

一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，有触手可及的安稳，有剪不断的牵挂；一边是那个满心满眼以我为光的人，是前路未知却盈满温柔的未来。我终究是贪心的，既想守着故里的灯火，又想抓住手边的温热。可这世间，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？

(文中人物均系化名)

